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官場現形記 第十五回 老吏斷獄著著爭先 捕快查賊頭頭是道

話說龍珠走進耳艙，看見胡統領已醒，連忙倒了一碗茶。胡統領喝過之後，龍珠又拿了一支煙袋，坐在床沿上替他裝煙。一面裝煙，一面閑談，就講到保舉一事。龍珠撒嬌撒痴，一定要大人保他爸爸做副爺。胡統領恐怕人家說閑話，不肯答應，禁不住龍珠一再軟求，統領弄得沒法，便指引他叫他去求周老爺。龍珠道：「周老爺不答應，才叫我來找你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剛才他不答應，包管你再去求他，他一定答應。」龍珠道：「我不管，我見了周老爺，我只說你叫我說的。」胡統領把臉一沉道：「你別瞎鬧！」說完這句，他老人家仍舊睡下。龍珠恐怕耽誤他爸爸的功名大事，仍舊走到外艙找周老爺，誰知這個艙口，一個中艙人都擠滿的了：有幾個是船上的哨官、幫帶，其餘的便是統領的跟班、廚子，一齊在那裡圍著周老爺講話。因為統領睡了覺，不敢高聲，都湊上去同周老爺咬耳朵，只見周老爺有的點點頭，有的搖搖頭，也不知說些甚麼。又見廚子給周老爺打千。等到這些人退去，船頭上又站了不少的人。周老爺搖手，叫他們不要進來，怕驚了統領的駕。他們雖然不敢進來，卻是不肯散去。周老爺叫把艙門關上，龍珠方又上來求他。周老爺也懂得這裡頭的機關，樂得在統領面上討好，便應允了。等到稿子擬好，天已大亮了。船上的烏龜格外巴結，特地熬了一鍋稀飯，備了四碟小菜，請他到後梢頭去吃。龍珠又到前艙裡，聽了聽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便回來同周老爺說道：「大人一時還不會醒。周老爺你整整辛苦了兩天兩夜，就在這船上歇歇，打個盹罷。」周老爺道：「我真的熬不住了！」說完此句，果然就在船老板的床上躺下了。龍珠替他拿被蓋好。老板說天冷得很，自己又從櫃子裡取出一條毯子，給他蓋上。周老爺連忙客氣，還說：「你如今保舉了官了，我們就是同寅了，怎麼好勞動你呢？」老板道：「老爺說那裡話來！小人不是托著你老人家的福，那裡來的官做呢。」周老爺到底辛苦了兩天兩夜，實在撐不住，一上床就朦朧睡去。等到一覺因醒，已經是一點鐘了。趕緊起身，洗了一把臉，就拿擬的稿子送給胡統領瞧。胡統領正躺在被窩裡過癮，一手接過稿子，一面嘴裡說：「費心得很！」等到過足了癮，打開稿子一看，頭一張便是辦剿土匪，一律肅清的詳細稟稿；連著稟請隨折奏保的幾個銜名；其餘的只開了幾張橫單，等到善後辦好再稟上去，此時不過先把大概應保人員斟酌出一個底子，以便隨後增添。胡統領看過無話，便命先將稟帖繕發，又叫把周老爺的名字擺在頭一個。周老爺答應著，出來照辦不題。

且說建德縣知縣莊大老爺自在統領船上赴宴之後，辭別進城。一到衙前，果見人頭擁擠。剛才進得大門，便有無數鄉民跪在轎旁，叩求伸冤。莊大老爺一見這個樣子，立刻下轎，親自去攙扶為首的兩個耆民。不等他們開口，自己先說：「這些兵勇實在可惡得很！我已經稟過統領，一定要正法幾個，把人頭號令在你們莊子上，才好替你們出這口氣。」莊大老爺一頭走，一頭說，走到大堂，隨即坐下。此時通班衙役兩旁站齊，大堂上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。莊大老爺坐定之後，告狀的一班鄉民，把個大堂跪的實實足足。莊大老爺皺著眉頭，哭喪著臉，向底下說道：「我想你們這些百姓真可憐呀！本縣是一縣的父母，你們都是本縣的子民；天下做兒子的受了人家欺負，那做父母的心上焉有不痛之理！今日之事，不要說你們來到這裡哀求我替你們伸冤，就是你們不來，本縣亦是一定要辦人的。」莊大老爺的話還未說完，堂下跪的一班人一齊都叫：「青天大老爺，真正是小人們的父母！曉得眾子民的苦處！你老吩咐的話，都是眾子民心上的話，真正是青天老爺！也不用小人們再說別的了。」莊大老爺聽到這裡，曉得這事容易了結，便說：「你們先下去商量商量，誰人被殺，誰家被搶，誰家婦女被人強奸，誰家房子被火燒掉，細細的補個狀子上來。明日一早，本縣好據你們的狀子到船上問統領要人，立刻正法，當面辦給你們看。」眾鄉民又一齊叩頭謝大老爺的恩典，一齊下來，歌功頌德不置。莊大老爺退堂之後，不做別的，立刻擬就一道招告的告示，連夜寫好發貼。告示上寫的是：

「統領軍令森嚴。此番帶兵剿辦土匪，原為除暴安良起見。深恐不法勇丁，騷擾百姓，所以面諭本縣：倘有前項情事，證據確鑿，准其到縣指控。審明之後，即以軍法從事，決不寬貸。」

各等語。等到告示發出，莊大老爺方才回到上房打了一個盹。次日一早，先上府稟明此事。府大人聽了甚是躊躇，想了一回，叫他先到城外面回統領。其時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管家又不敢喊他。莊大老爺在官廳裡，一直等到一點半鐘，肚裡餓的難過，意思轉回衙門，吃過飯再來。偏偏又有人來說，統領已經睡醒，只好等著傳見。一等等到兩點多鐘，船上傳話下來，吩咐說「請」。莊大老爺上船見了統領，先行禮謝過昨天的酒，然後歸坐，慢慢的談到公事。莊大老爺便把昨天晚上的事，稟陳了一遍，又說：「昨天晚上卑職在船上，就得到這個信息，恐怕不確，所以沒有敢回。」胡統領一聽他言，方想起昨日家人曹升來說的話並不是假，心上甚不快活，半天沒有言語。莊大老爺見統領為難，樂得趁勢賣好，便說：「這件事情卑職已有辦法，包管鄉下人告不出。大人這裡也不用辦一個人，自然可以無事。」胡統領忙問：「有何辦法？」莊大老爺便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起先統領只是拉長著耳朵聽他講話，後來漸漸的面有喜色，臨到末了，不禁大笑起來，連說：「甚好，甚好！老哥如此費心，兄弟感激得很！」說完之後，又告訴他：「老哥的銜名已經稟請中丞隨折奏獎。」莊大老爺立刻又請安謝過保舉，然後辭別。

坐轎回到衙中，傳齊三班衙役，立刻就要升堂理事。又叫人知會城守營，擺齊隊伍，前來助威。諸事停當，然後莊大老爺升坐公案，把一干人提到案前審問。莊大老爺一見這班人，仍舊做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情形，對這些人說道：「本縣想這些兵勇真正可惡！一定今天要正法兩個，好替你們伸冤。所有被害的人家，本縣已經稟明統領，一概捐廉從丰撫恤。你們的狀紙想都已寫好的了，先拿來我看，好拿錢分給你們。」眾人一聽，又有錢給他們，又替他們伸冤，真正是個青天大老爺，又連連磕頭稱頌不迭。於是齊把那狀子呈上。莊大老爺看過之後，便吩咐左右道：「照這狀子上，趙大房子燒掉，又打死一個小工，頂頂吃虧，應該撫恤銀五□兩。」立刻堂上發下一錠大元寶。趙大拿著歡喜，眾人望著眼熱。下餘錢二、孫三、李四、周五、吳六、鄭七、王八，也有三四□兩的，也有□兩、八兩的。

（三班：指州、縣官署裡的皂、壯、快三班，擔負捕盜、警衛之責。）

莊大老爺見幾個頂吃虧的都已敷衍完畢，便指著一個人說道：「你說你的老婆、女兒被人強奸，這件事情頂大，審問明白，立刻當面拿人殺給你。但是一樣：這件事情人命關天，究竟那一個強奸你的老婆，那一個強奸你的女兒，你須認明，不可亂指。你老婆、女兒帶來了沒有？」這人道「昨天就同了來的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很好。你老婆不用說，等到把你女兒驗過，我就立刻辦人。」那人聽了無話，莊大老爺道：「從來打官司頂要緊的是證見，有了證見，就可辦人。你們的狀子已在這裡，誰是證見，快去想來。不但這個須得證見，趙大的小工被兵打死，究竟是誰的凶手，亦要查個明白；房子被燒，亦得有人放火。你們快快查出人頭，我老爺立刻等著辦呢。」眾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一句對答不上。老爺便說：「你們暫且下去，想想再來，或者一時忘記也論不定。」眾人退下，七嘴八舌，議了半天，畢竟未曾說出一個人來。那個女兒被人家強奸的，聽說要驗，尤其不肯。因此鬧了半天，竟其不能重新上堂稟復。

且說莊大老爺所擬的招告告示貼出之後，四鄉八鎮得了這個風聲，那些被害人家誰不想來告狀，半日之間，衙前聚了好幾百人，為首的還是兩個武秀才，鬧烘烘的一齊要見本官。莊大老爺得信之後，知道人多難以理喻，便吩咐開了中門，請這兩位武秀才內庭相見。起先這兩個武秀才仗著人多，都是雄赳赳，氣昂昂，好像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及至聽到一聲「請」，又見本府衣冠迎接出來，大堂兩邊，自外至內，重重疊疊，站立著無數營兵、衙役，到了此時，不覺威風矮了一半。眾人見他兩位尚且如此，大家也無甚說得。跟了進來，一齊站在大堂院子裡，不敢多說一句話。莊大老爺把兩個武秀才迎了進去。他兩個見了父母官，不敢不下跪磕頭，起來又作了一個揖。莊大老爺奉他兩位炕上一邊一個坐下，茶房又奉上茶來，弄得他二人坐立不安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想要說話，不知從那裡說起。那個坐首座的，不覺索索的抖了起來。莊大老爺不等他開口，依舊做出他那副老手段來，咬牙切齒，罵這些兵丁傷天害理，又咳嗽嘆氣，替百姓呼冤。兩個武秀才聽了，直覺他倆心上要說的話，都被大老爺替他們說了出來，除

掉諾稱是之外，更無一句可以說得。主大老爺立刻逼著：「快快出去查明受害的百姓，趕緊指出真凶實犯，本縣立刻就要辦人！」兩個武秀才坐在上面實在難過，巴不得一聲，馬上辭別下來。莊大老爺仍舊送到二門。他倆會到眾人，正在商議辦法；又會見剛才過堂下來的一班人，彼此見面，提及前事，亦因不能指出人名，不能回復。正在為難的時候，裡頭知縣又挂出一扇牌來。眾人擁上去看，無非又是催促他們趕緊查齊人證，以便從嚴懲辦的一派話語。眾人看了，真正滿肚皮冤枉，卻是尋不著對頭。而且人命關天，非同兒戲；倘若冤枉了人，做了鬼要來討命，那卻更不是玩的，因此又議了半天，仍舊是一無頭緒。

一霎時又聽得裡面傳呼伺候老爺升坐，要提先來的一班人審問。眾人無奈，只得仍到堂上跪下。莊大老爺便換了一副嚴厲之色，催問他們：「查出人頭沒有？有無證見？」眾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仍然是無辭以對。莊大老爺便發話道：「本縣愛民如子，有意要替你們伸冤，怎麼倒來欺瞞本縣？這還了得！現在你們的狀子都在本縣手裡，已經稟過統領。統領問本縣要證見，本縣就得問你們要人。你們還不出人來，非但退回剛才發給你們的撫恤銀子，還要辦你們反告的罪。你們想想：殺人放火，強奸婦女，是個什麼罪名！你們有幾個腦袋？已經有冤沒處伸，如今還經得起再添這一個罪名嗎？本縣看你們實在可憐得很，怎麼不弄明白就來告狀？」眾人一齊磕頭，沒有話說。莊大老爺只是逼著他們快說，叫他們趕緊指出人頭，無奈眾人只是說不出。莊大老爺發狠道：「你們到底怎樣？若照這個樣子，叫本縣怎麼回復統領呢！現在只有一條路，要你們指出人頭，立時三刻正法；除了這一條，就得辦你們誣告。」眾人聽得如此說，一齊跪在地下求饒。莊大老爺見他們害怕，越發得計。一回說，要解他們到統領船上去，一回又說，既然沒有憑據，剛才的銀子都不該領，要他們一齊退出來。眾人不肯，只是哭哭啼啼的在地下磕頭。莊大老爺道：「我想你們這些人，可憐呢果然可憐，然而又可恨之極！既要伸冤，為甚麼不指出真凶實犯，等我辦給你看？現在弄得有冤沒處伸，還落一個誣告的罪名！幸而本縣曉得你們的苦處，若是換了別人，你們今天闖的這個亂子可不小！現在你們想怎麼樣？說了出來，本縣替你們作主。」眾人道：「小的們還有甚麼說得！小的是大老爺的子民，只要大老爺顧顧小的們一點，就是小人們重生父母了。」莊大老爺聽了，也不言語，皺了一回眉頭，方說道：「這事叫我也為難。現在放你們容易，但是統領跟前我要為你們受不是的。」眾人只是磕頭無話。

莊大老爺又問：「房子燒掉，小工殺掉，東西搶掉，可是真的？」眾人道：「是真。」又問：「強奸婦女可是真的？」那個老婆、女兒被兵強奸的人，只是淌眼淚，不敢回答。莊大老爺道：「現在我有一個法子，給你們開一條生路，非但不辦反告的罪，還可以安安穩穩得幾兩撫恤銀子。」眾人一聽大老爺如此開恩，又一齊磕頭。莊大老爺道：「這些事情本縣知道全是兵勇做的，但是沒有憑據怎麼可以辦人？現在要替你們開脫罪名，除非把這些事情一齊推在土匪身上，你們一家換一張呈子，只說如何受土匪糟蹋，來求本縣替你們伸冤的話。再各人具一張領紙，寫明領到本縣撫恤銀子若干兩，本縣就拿著你們這個到統領跟前替你們求情。倘若求得下來，是你們的造化，求不來，亦是沒法的事。」眾人說：「大老爺替我們去求統領大人，是沒有不准的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那亦看罷了。但是一樁：你們遭了土匪的害，統領替你們打平了土匪，你們做百姓的也總得有點道理。」眾人還當是統領要錢，一齊哭著說道：「小人們遭了土匪，一家家家破人亡，那裡還有錢孝敬統領大人！求大老爺開恩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統領大人那裡稀罕你們的錢！臨走的時候孝敬幾把萬民傘，不就結了嗎？一個人能出幾文錢？」眾人聽了，又一齊叩頭，謝過大老爺的恩典，下去改換呈子，並補領狀。

（領紙：指收條。）

頭一幫人發落已畢，再發落後頭一幫人。後頭一幫人也是沒有真憑實據的，看見前頭的樣子早已膽寒。莊大老爺本來也想當堂發落的，因見人多，恐怕滋事，仍舊退堂，叫人把兩位為首的武秀才叫了進來；又叫這兩個秀才轉邀了幾個耆民，一齊到大廳相見。兩個秀才見過官的了，幾個耆民見了官都瑟瑟的抖。莊大老爺安慰他們，讓他們坐了講話。當下先對兩個武秀才說道：「今天簡直把本縣氣死！可恨這些人，既要伸冤，又指不出真憑實據。不問張三、李四，你想本縣能夠亂殺嗎？就是本縣肯幫著他們，替他伸冤，怕上頭也不答應，非但不答應，一定還要本縣拿人，辦他們的誣告。你說冤不冤！本縣實在可憐他們，所以才替他們想出一個法子，非但不辦罪，而且每人反可落幾兩撫恤銀子。我亦總算對得住你們建德的百姓了。」兩個秀才齊道：「蒙老父台這樣，真正是愛民如子。」眾耆民亦不住的稱頌青天大老爺。

莊大老爺方才言歸正傳，問兩個秀才道：「你二位身入龔門，是懂得皇上家法度的。今番來到這裡，一定拿到了真凶實犯，非但替你們鄉鄰伸冤，還可替本縣出這口氣。」兩個秀才脹紅了面，一句回答不出，坐在那裡著實局促不安。莊大老爺又向幾個耆民說道：「你們幾位都是上了歲數的人，俗語說道，『嘴上無毛，辦事不牢』，像你諸位一定是靠得住，不會冤枉人的了？」豈知幾個耆民，在鄉下時，雖然眾人見了他們惟命是聽，及至他們見了官，亦變成了沒嘴葫蘆。莊大老爺說一句，他們答應一句。及至問他究竟，依然是面面相覷，默無聲息。莊大老爺詫異道：「怎麼諸位一聲不響呢？本縣是個性急的人，只要諸位說出人頭，本縣恨不得立時立刻辦人。」眾人依然無語。莊大老爺故意躊躇了半天，又問了好幾遍，見他們始終不說，莊大老爺才把臉一板道：「這是甚麼事情，也可以鬧著玩的？他人猶可，你二位是有功名的人，誣告一個罪、硬出頭一個罪、聚眾一個罪、吵鬧衙門一個罪。知法犯法，這還了得！」兩個秀才聽到這裡，早已嚇死了，連忙拍落托跪在地下：「求老父台高抬貴手！武生們是不識字的，不懂得道理。此番回去，一定安分用功；倘有不好事情傳在老父台耳朵裡，兩樁罪一塊兒辦。」說著，又迭連綿冬的磕響頭，連著幾個耆民也都跪下了，齊說：「情願叫來的人都回去，求大老爺別動氣！」

莊大老爺看了，肚皮裡實好笑，卻忍住不笑，忙用手扶起兩個秀才，叫眾人一齊歸坐。又拿腔做勢，扳談了好半天，准把幾個耆民開釋無事；兩位秀才暫時留在城裡，聽候統領的示下，眾人感激不盡，卻把兩個秀才活活嚇死！莊大老爺又會賣好，向眾人說道：「你們出去先傳諭眾百姓，叫他們各自回家。不日本縣親自下鄉踏勘，果然受了糟蹋，還要撫恤他們。」眾人聽了越發感激。兩個秀才卻嚇的面色都發了白了，不覺又一同跪下叩頭求饒。莊大老爺只是頭朝上仰著天，一手拈著胡須，慢慢的說道：「誣告大事，本縣擔不起這個沉重。」眾人見大老爺如此說法，以為這事不妙，連忙又一齊跪下，磕頭如搗蒜一般。莊大老爺道：「你們眾位是無知愚民，情有可恕，他二人身入龔門，那有不知王法的道理。本縣並不難為於他，把他送到學裡，交待老師，且等本縣見過學憲再作道理。」兩個秀才一聽要稟學憲，更嚇得魄散魂飛，恐斥革功名，失了飯碗，因此更哀求不已，眾人又再四環求。莊大老爺一想，架子已經擺足，樂得順水推船，便對幾個耆民道：「百姓的苦處，本縣一概知道，早晚自有撫恤。他們做秀才的人，亟應謹守臥碑，安分守己，現在事不干己，膽敢硬來出頭。他在本縣面前尚且如此，若在鄉下，更不知如何魚肉小民了。所以本縣也要留他在這裡，訪問訪問平時有無劣跡再辦。現在既然是你們一再替他求情，本縣就給你們個面子，暫時交你們帶去。以後本縣要人，必須隨時交到，倘若不交，惟你們是問。但不知你們可能替他做個保人不能？」眾人齊說：「願代具保。」莊大老爺聽了無話。兩個秀才同了眾人又一齊謝過，方才起來。

（學憲：即學台，憲是對長官的尊稱。）

代書早已伺候現成，立刻就在廂房裡把保狀先寫好。又補了兩個公呈：一個是稟告土匪作亂，環求請兵剿捕；一個是感頌統領督兵剿匪，除暴安良，帶述百姓們的苦處，順便稟求賑撫的話頭。起先幾個鄉下人還不肯如此寫，齊說：「我們大老爺是好的，很體恤我們子民。統領的兵一個個無法無天，我們的苦頭也吃夠了，實在說不出一個『好』字。」莊大老爺又私底下叫人開導他們道：「你們眾人呈子上不把統領恭維好，這撫恤銀子他如何肯發？你們既然沒有憑據，伸不出冤，何如每人先拿他幾個現的呢？你不如此寫，老爺到統領跟前也不好替你們說話。若把老爺弄毛了，他一動氣，要頂真辦起來，你們吃得住嗎？」眾人聽了方才無話，只得忍氣吞聲，由著代書寫了出來，又一個個打了手印，然後送莊大老爺過目。莊大老爺見兩幫人俱已無話，然後一併釋放他們回去。

一天大事，瓦解冰銷，心上好不自在，立刻袖了稟詞、結狀，出城來見統領。統領問知端的，不勝感激，便說：「應該賑撫多

少銀子，老兄只管稟請，兄弟立刻核放。這個將來可以報銷的。」當時就留他吃飯。一頭吃著飯，問他：「到任有幾年了？」莊大老爺回稱：「兩年多了。」又問：「老兄做了這許多年實缺，總該應多兩個？」莊大老爺道：「卑職前頭的空子太大了，人口又多，雖然蒙上憲栽培，做了二□三年實缺，非但不能剩錢，而且還有三萬多銀子的虧空。不過有個缺照在那裡，拖得動罷了。」胡統領道：「做了二□三年實缺尚且不能剩錢，這就難了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有些錢卑職又不肯要，所以有幾個缺，人家好賺一萬的，到了卑職手裡只好打個七折。而且皓職應酬又大，有些事情，該墊的，該化的，卑職多先墊的墊了，化的化了，將來人家還不還，一概置之腦後，所以空子就越弄越大了。」胡統領道：「我這回事極承老哥費心，斷不好再叫你墊錢，總共發了多少撫恤銀子，你盡管到我這裡來領。倘你若要用，或者多支一萬、八千都使得，將來總是這一筆報銷罷了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蒙大人體恤，卑職感激得很！撫恤鄉下人不過三兩吊銀子，卑職情願報效。至於大人這裡，卑職已經受恩深重，額外的賞賜斷不敢領。既蒙大人栽培，卑職自己年紀已不小了，也不能做甚麼事情，卑職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兄弟，一個女婿，將來大案裡頭倘蒙大人賞個保舉，叫他們小孩子們日後有個進身，總是大人所賜。」說畢，請了一個安。胡統領一面還禮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事容易得很，立刻叫他開履歷。」莊大老爺回稱：「明天開好再呈上來。」

列位看官須知：胡統領身為統兵大員，不能約束兵丁，以致騷害百姓，倘被百姓告發，他的罪名可就不小。現在被莊大老爺施了小小手段，鄉下人非但不來告狀，不求伸冤，而且還要稱頌統領的好處，具了甘結，從此冤沉海底，鐵案如山，就使包老爺復生，亦翻不過來。這便是老州縣作用，胡統領怎麼能夠不感激！在他的意思，原想借著撫恤為名，叫莊大老爺多支一萬、八千，橫豎是皇上家的國帑，用了不心疼的，樂得借此補報莊大老爺的情。誰知莊大老爺這筆款項情願報效，只代子弟們求幾個保舉，更是惠而不費之事。將來造起報銷來，還可同莊大老爺說通，叫他出張印領，仍可任意開支，收入自己私囊，所以愈覺歡喜，立時滿口答應。又問他如要隨折，一個名字尚可安放。莊大老爺重新請安謝過。想想兩個兒子，二少爺是姨太太養的，未免心上偏愛些。今年雖只有□二歲，幸虧捐官的時候多報了幾年年紀，細算起來，照官照上已有□七歲了，當下便把他保了上去。統領應允，又說了些別的閑話，方才辭別回城。

剛剛走進衙門下轎，只見門上拿著帖子來回，說是：「船上魯總爺派了兩個兵押著一個伴當到此，請老爺審辦，說是伴當做賊，偷了總爺二□塊洋錢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我今天忙了一天，那裡還有工夫管這些小事情。但是魯總爺的面子，又不好回頭他，且收下押起來再講。」二爺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出來吩咐過，拿一張回片交給來人。因為送來的人是要當賊辦的，所以就交代給捕快看管。

（官照：也叫部照，捐官的執照。）

（伴當：僕從。）

原來魯總爺這個伴當姓王名長貴，是淮安府山陽縣人，同魯總爺還沾點親。總爺做了炮船上的幫帶，照應親戚，就把他提拔做了伴當，吃了一份口糧。只因這王長貴生性好賭，在炮船上空閒下來就同水手、兵丁們要錢。無奈他賭運不佳，輸的當光賣絕，只剩得一條褲子，一件長衫沒有進當。現在□月天氣，在河底下北風吹著，凍得索索的抖，他還是不改脾氣，依然見了賭就沒有命。他總爺雖是當了幫帶，究竟進項有限，手底下不甚寬餘。自從到了嚴州以後，忽然闊綽起來，腰包裡時常叮鈴當的洋錢聲響，今天買這個，明天買那個。有天晚上，還要偷到「江山船」上擺台把整飯，請請朋友。王長貴就疑心他：「怎麼到了嚴州，忽然就有了錢了？」留心觀看，才見他時常在隨身一只小衣箱裡頭去拿洋錢。合當有事：一天總爺不在船上，王長貴同水手們推牌九，又賭輸了錢。人家逼著他討，他一時拿不出，很被贏他的人糟蹋了兩句。他不肯失這一口氣，便趁眾人上岸玩耍的時候，他托名肚子疼，不能上岸，情願睡在艙裡看船，讓別人出去玩耍。別人自然願意。他等人去之後，便悄悄的想法把鎖開了，又怕被人看見，胡亂用手摸了半天，摸到這封洋錢，順手往懷裡一揣，連忙把鎖鎖好。等到眾人回來，忙將賭帳兩元二角還清。一船的人都是粗人，只要欠帳還清，誰還問他這錢是那裡來的。然而他自己心上明白：「停刻總爺回來，查了出來，豈不要問？」想了半天：「橫豎身邊還有□七塊多錢，不如請個假回省住上兩天，就是將來查出來，也不至於疑心到我身上了。只要探聽將來沒甚話說，我過了兩天仍舊好來。」主意打定，等了一會，總爺回船，他便上來告假，說是他娘病在杭州，想要連夜搭船回省探母，總爺應允。好在他無甚行李，身上除掉幾張當票之外，便是方才新偷的□七塊多錢，所以走的甚是爽快。這種人軍營裡是看慣了的，自來自去，隨隨便便，倒也並不在意。卻不湊巧，這天晚上魯總爺又有甚麼用頭，開開箱子拿洋錢，找不著這二□塊錢的一封，登時發了毛暴，滿船的搜查起來，搜了一回沒有，才想到王長貴身上，馬上派了人四下裡去尋，尋了半天，居然在一煙館裡尋著，還沒有動身呢。當下簇擁到船上，誰料一搜便已搜著，恨的魯總爺了不得，伸手打了他五六個嘴巴，立時立刻派人送到莊大老爺那裡請辦，所以才會到衙門裡來的。

當下捕快拿他一帶帶到下處。從來賊見捕快，猶如老鼠見貓一般，捕快問他，不敢不說實話，先把怎樣輸錢，怎麼偷錢，自始至終說了一遍。雖說他是總爺的伴當，到了此時竟其不徇情面，捕快頭兒卻是拿他當賊看待。一到下處，便喝令他自己脫去衣服。幸虧沒有甚麼穿著，脫去長衫，只剩得一衫一褲。捕快又叫他除去帽子，脫去鞋襪，不提防豁琅一響，有兩塊幾角錢落地。捕快看了奇怪，連說：「怎麼你身上還有洋錢？……」王長貴道：「頭兒明鑒。」捕快伸手一個巴掌，罵道：「誰是你的頭兒？頭兒是你亂叫得的？」王長貴立刻改口，稱他老爺，方才無話。捕快問道：「你偷總爺的錢不是已經被他搜了去嗎？怎麼你身邊還有？這是那裡偷來的？」王長貴道：「這亦是總爺的洋錢。」捕快道：「你到底偷了他多少？」王長貴道：「一共拿他二□塊錢，還了兩塊二角錢的賭帳，下餘□七塊八角。我告假之後，到了煙館裡數了數，把□五塊包了一包，揣在腰裡，這兩塊八角，正想付過煙帳，上待買一件棉馬褂，想不到他們眾人就找了來，把我一找，找到船上，我這兩塊多錢還捏在手裡。我一見總老爺臉色不對，就順手往襪子筒裡一放，所以沒有被他們搜去。不瞞老爺說：總爺還是我的姑表哥哥哩。他的錢我就用他兩個，大家親戚，也不好說我是賊。他忘記他從前窮的時候了，空在省裡，一點事情沒有，東也借錢，西也借當，我媽的褂子也被他當了，至今沒有贖出來。如今做了總爺，算他運氣好，就這一趟差使就弄了不少的錢。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我用他這兩文，要拿咱當賊辦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捕快聽到這裡，忽然意有所觸，便說：「你們總爺是幾時得的差使？」王長貴道：「是今年五月裡才得的。」捕快道：「他這差使一年有多少錢？你一個月賺幾塊錢？」王長貴道：「我只吃一分口糧，那裡會有多少錢。就是我們總爺也是寅吃卯糧，先缺後空。太平的時候，聽說還過得去，現在有了軍務，就是要賺也就有限了。」捕快道：「他的差使既然不好，那裡還有錢供你偷呢？」王長貴道：「就是這個奇怪。沒有來的時候，一直鬧著說差使不好，一到這裡，他老就闊起來了。而且他的錢是在下鄉巡哨的前頭有的，如果在下鄉的後頭，一定要說他是打劫來的了。」捕快一面聽他講，便把那兩塊大洋錢重新取出來一看，無奈圖章已經糊塗，不能辨認，就問：「你那兩塊二角錢是輸給那一個的？」王長貴道：「輸給本船上拿舵的老大，姓徐名字叫得勝，是他贏的。」

捕快聽說，心上已經了了，便把王長貴交代伙計看管，自己走進衙門，找到稿案上二爺，托他去回本官，先把王長貴的話，一五一□，述了一遍；自己方說，「據小的看起來，上回文大老爺少的那一注洋錢，雖說是死的婊子偷的，後來蒙大老爺恩典，並不追比。但是死的婊子床上只翻出來五□塊，那死的婊子還說是那位師爺托他買東西的，小的不相信，就把他鎖了來。現在婊子死了，沒有對證。但是文大老爺一共失竊一百五□塊錢，還有別的東西。縱然有了五□，到底還有一百，連別的東西沒有下落。雖說大老爺不向小的們要賊要贓，小的當的甚麼差使，有的破案，總得破案。今番船上總爺送來的那個賊，已由小的仔細問過，據他說，他總爺這個錢來路很不明白。如今這人身上還藏著兩塊兒角錢，可惜圖章不大清楚，辨認不出。小的想求大老爺把魯總爺在這賊身上搜出來的□五塊錢要了來查對查對。這賊還有兩元二角錢輸給本船掌舵的徐得勝，小的意思，亦想求大老爺拿片子把這徐得

勝要了來，看看圖書對不對。小的是如此想，求大老爺明鑒。」

莊大老爺道：「上回的事，我不來比你們就是了。現在魯總爺為著他伴當做賊，送到我這裡來托我辦，輕則打兩板子開釋，重則押上幾個月，遞解回籍，前頭的事還去翻騰他做甚麼！」捕快道：「小的當的甚麼差使，總得弄弄明白。就是查了出來，顧了總爺的面子，不去說穿就是了。」說來說去，莊大老爺只答應拿片子要徐得勝到案質訊，不再去追問別的。等到把人傳到，捕快先問他：「王某人還你的那兩塊洋錢尚在身邊不在？」誰料徐得勝恐怕老爺辦他賭錢，不敢說實話。禁不住捕快連嚇帶騙，好容易說了出來，還說：「洋錢已經化去一半了，只有一塊在身邊。」捕快記得前頭鼎記的圖書，叫他取了出來一看，果然不錯。捕快非常之喜，立刻就托二爺上去稟知莊大老爺。莊大老爺道：「這件案子早已結好的了，他又不是死的婊子什麼親人，要他來翻甚麼案！」

（比：限定差役在規定日期內完成某種任務。）

捕快討了沒趣下來，心上悶悶。回家吃了幾杯燒酒，心上尋思：「出了竊案，一准要問我們當捕快的；捉不著人，我們屁股賠在裡頭遭殃。現在是戴頂子的老爺也入了我們的行了。不料我們大老爺先護在裡頭，連問也不叫我問一聲兒，可見他們官官相護，這才是『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行百姓點燈』，古人說的話是再不得錯的。我倒有點不相信，一定要問個明白。」想罷，換了一身衣服，回到衙門，從門房裡偷到一張本官的片子，把他自己荐到魯總爺船上，就說是本官聽見船上少了一個伴當，恐怕缺人使喚，所以把他荐了來，總爺是斷乎不會疑心的。「只要他肯收留，將來總有法子好想。現在洋錢上的圖章已對，看上去已□有八九。但鼎記圖章並非文大老爺一個人獨有的，必須拿到別的東西方能作准。」主意打定，立刻瞞了本官，依計而行。走到船上，見了總爺，說明來意。魯總爺因為是莊大老爺的面子，不好回頭，暫時留用。當差異常敏捷，總爺甚是喜他，他還不時抽空回到城裡，承值他公事。

過了兩天，莊大老爺過堂，順便提王長貴到堂，打了二百板子，遞解回籍。那個掌舵的本來無事，捕快說他「擅受賊贓，而且在船賭博，決非安分之人。縱不責打，不如一併遞解回籍，免得在外滋事。」莊大老爺聽了他話，照樣判斷，回復了魯總爺。雖然多辦一個人，他卻並不在意。捕快的意思，是恐怕這掌舵的回到船上，識破他的機關，所以加了他一個小小罪名，將他趕去，這都是老公事的作用。要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